

關於教材一方面除去第三次以外都是自由選擇的。那時中學的國文師資大半是不得志的秀才拔貢之流，他們的枕中鴻寶不外古文觀止或古文釋義，能夠知道古文辭類纂或經史百家雜鈔的就算個中翹楚了。南開有兩位老先生，一位叫「臣密言」，一位叫「臣亮言」，因為他們的拿手好戲翻來覆去的只是陳情表和出師表。舉此一例，其餘不難概見。我們在那麼舊的氛圍裏去教國文，有兩層困難：第一、在這班老先生的心目中以為你們這些乳臭未退的黃毛小子頂多念過一些呢啦嗎呀的「引車賣漿者言」，哪裏讀過聖經賢傳？那裏能領略韓柳歐蘇歸方劉姚的義法？怎麼配來教國文？我們為應付這種環境，除去博得學生信仰以外，還得讓他們知道，他們懂得的我們固然懂得，我們懂得的他們可未必懂得。第二、在這文化運動的啓明時期，我們既負着指導青年的責任，就得用力托住被傳統思想壓抑很久的千觔閘，把他們解放出來，一方面不讓他們再被腐朽的流毒所感染，

一方面還得防止他們矯枉過正，趨向偏激。在這雙層夾攻之下，當然感覺不大好處。好在那時我正在初出的犢兒不怕虎的時代，雖然不敢自負是「知類通方」的學者，可是對於中國學術的源流，文章的正變，古今的遷蛻，新舊的廢興，都比那些老先生見得深切，所以不久就把第一層困難克服了。不過那班受了新文化洗禮的青年，因為求知慾的驅策，好奇心的激盪，便把他們所信仰的教師當作萬能的全材。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除去和古今中外文學有關的以外，上自宇宙來源，人生究竟，下至社會內幕，家庭瑣節，幾乎無所不包。要想克服第二層困難，教師自己必須有深厚的修養，純正的思想，才可以勝任。在當時，我除去課外談話抱着因材施教補偏救弊的態度以外，對於選擇教材偏重三個方向：

(一) 避免俗濫。關於文言文的選擇不再拿古文觀止當寶庫，在我的選本裏已然沒有陳情表，出師表，原道，獲麟解，桐葉封弟辨，捕蛇者說……等等爛熟的文章了。因為不鼓勵學生摹倣古文的濫調，所以選文的成分學術文便多於模範

一文。那時選文的目錄現在不在手邊，不能詳細開列，就記憶所及的舉例來說，比如選一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就連類而及的拿章太炎諸子學略說，胡適之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作副教材，這是有關學術源流的例；講一篇魏文帝典論論文，就旁徵博引的拿三國志王粲傳，魏文帝與吳質書，曹植與吳季重書，吳質答東阿王牋等作參考，這是有關文學變遷的例；講一篇章太炎與友人論文學書，便剝繭抽絲般牽涉到范曄獄中與甥姪書，劉勰文心雕龍鎔裁篇，附會篇，劉知幾史通敍事篇，洪邁容齋隨筆論文章繁簡等等，這是有關批評的例；講一篇墨子非攻，便展轉聯想到國語向戌論弭兵，杜甫的兵車行，石壕吏，白居易的縛戎人，新豐折臂翁等等，這是有關政治思想的例。諸如此類，不能備舉。當時的目的只想把有關中國學術的各種問題，借着講授國文，分別作有系統、有條貫的簡要介紹。

(二) 啓發思想。在新文化潮流正在澎湃的時候，除去介紹國學以外，還得灌輸新思想。所以我選的文章裏有胡適的「杜威論思想」是訓練構思方法的，胡

適的「不朽」，李大釗的「今」，梁啟超的「爲學與做人」是討論人生觀的；有陳大齊的「迷信與心理」是破除迷信的……在一中時代所任的那一點鐘修身，我並沒有去講道德，說仁義；而是拿Ellwood的*Sociology and social Problems*作藍本來講述家庭問題。這可以代表那一個時代的風氣，並不能算是我個人的好奇。

(三)喜歡比較。我因爲要見出文言和語體的短長，選材往往採取對照的方式。比方說，講宋濂的王冕傳一定和吳敬梓儒林外史裏記王冕一段並列；選一篇魯迅域外小說集裏所譯的「月夜」不單附上袁弼的白話譯文，甚至於連英譯本也一併附進去。有時候同是文言教材，我也喜歡用比較的方法。比如選一篇通鑑鉅鹿之戰，我總想拿史記項羽本紀裏「章邯已破項梁軍」一段來比較；選一篇范曄後漢書傳論，我總想引華嶠後漢書的原文來對勘。因爲我覺得這種方法最可以啟發學生作文的思路，增進他運用文字的技巧。直到現在我還想有機會試驗一下。

照我這樣避熟就生的選材，教起來吃力的很。假如存心偷懶，立志混飯，只

要揀一本現成的教材，舊的舊到古文觀止，新的新到白話文範，滿可駕輕就熟的敷衍一兩年，何必這樣自討苦吃呢？因爲我對於教學抱着一種研究的態度，拿教學當着一種興趣，所以不怕麻煩，不怕受累。在學生一方面的反應，只覺得新教員所講的確乎是聞所未聞，可是未必能完全吸收，充分了解，澈底融會。結果雖然不至於費力不討好，而師生之間，終究不免隔了一層，不能銜接。記得我講李大釗那篇「今」的時候，學生還都沒到理解發達的年齡，聽完之後大部分都有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的感想；又在講陳大齊「迷信與心理」的時候，附錄了一大段儒林外史上的陳和甫扶乩，後來連自己都感覺繁冗無味。那時在舊教員一方面已然不罵我淺薄了，反過來的批評卻是「以艱深文其淺陋」！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只顧廓清舊的積弊，開創新的風氣，卻不免犯了矯枉過正的毛病，沒有審慎考量學生的程度，沒能恰好適應他們的需要，這是不能不自行檢舉的。

談到教法一方面，我也覺得好壞參半，不敢過分自是。我不是學師範出身的，當時沒有研究過教學法。從前聽見我的朋友伍叔儻嘗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國文教學法，我只曉得自己作通了才能叫學生通，自己看懂了才能叫學生懂」！這幾句話固然有些過分，可是，至少總得自己通了，懂了，再講教學法，才能相得益彰，如果自己根本不曾通，不曾懂，就是把教學法講得天花亂墜，也不免是隔靴抓癢的空談。

那個時候的舊式教國文法離開念、背、打的三部曲還所差無幾。先生上得堂來，先搖頭擺腦，哼哼唧唧的把本文念一遍，然後順文演義的，就着字句來解說。能逐字逐句解說清楚，再談到一點兒起，承，轉，合的章法，那就算是「瓜瓜叫」的「大好佬」了。若叫我描寫那時候老先生講國文的情形，我且摘錄牡丹亭學堂一齣裏陳最良給杜麗娘講詩經，丫頭春香插科打諢的一段，作為映照：

陳：「『關雎鳩』，關雎是鳥聲，雎鳩乃是鳥名也。」

春：「先生！鳥聲可學與我們聽聽！」

陳：「我怎麼學與你聽！鳥性喜幽靜，『在河之洲』……」

春：「吁！我曉得了！不是昨日是今日：啐！不是今年是去年。我衙內關着一

個斑鳩兒，被小姐一放，一飛飛到何知州衙內去了。可是嗎？」

陳：「這是興吓！」

春：「喲！一丟丟的小鳥兒噃，有什麼興介？」

陳：「胡說！興者是起也，起那下文。『窈窕淑女』是幽閑貞靜女子。『君

子好逑』有那等君子好好去求他。」

春：「先生！爲何要好好去求他介？吓！吓！吓！」

陳：「唔！依註講解，只管胡纏！」

杜：「依註講解，學生自會，先生但把詩經大意教道一番。」

我雖不敢說那時的國文教員人人都像陳最良，可是「依註講解」總佔大多

數，把「速匹也」講作「好好去求他」的，一定也不少。於是淘氣的學生便「只管胡纏」，用功的學生不免有「依託講解，學生自會」的觖望！難怪當時的教會學校，甚至於像南開那樣的學校，只把國文教員當作「告朔之餼羊」！

我們這班年輕人上台以後，氣象確乎有點不同了。要講一篇文章，先得介紹作者的略傳，說明他的時代背景，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這篇文章的價值等等。然後解釋字句，畫分段落，指示篇章結構的法則，研討文法修辭的奧妙；末了兒綜覽全篇的大意，看它的風格跟前一時代有什麼異同？對於後一時代有什麼影響？費的時間雖然較多，對於文章的剖析卻無微不至。記得我講孟子有爲神農之言章的時候，先敍述許行學說的大意，再拿它和現代社會學說比較，然後推尋孟子的辯論方式。這樣一來，耗去兩三點鐘還沒講到本文，可是學生並不感覺沉悶。這種不拘泥篇章字句的教法，固然可以讓學生有進一步的了解，同時卻也犯了「陳義過高」，「揠苗助長」的毛病。並且完全採取灌輸式，使學生沒有自動

一的機會，材料縱然加多，仍然和老先生一樣不合教育原理，好學生還可以量力吸收，壞學生就有點兒招架不住了！選材既深，教法又難，究竟能否使學生受益，是很值得深切反省的。

那時候的作文大多數還喜歡文言。可是真正清通的卷子卻不很多。往往囫吞棗的背過的幾篇古文，似懂非懂的記住些個典故，作文的時候，不管對題不對題，就把那些陳穀子，爛芝麻一下子全搬到卷子上來！改文時不幸而遇到這種卷子，就當真遭了黃季剛先生所謂「索閱者命」的厄運！我還記得有一次出了一個「擬徵集救國捐啓」的題目，有一篇妙文的起頭兒四句是：「天昏地暗，割地賠款，銅駝荆棘，黍離可歎！」你說他不通罷，每句也還可以講得過去；你說他

通罷，湊在一塊兒簡直不知所云！叫改者何從下手？從前的老先生守住「濃圈密點，狼藉行間」的八字訣，圈點完了再寫上「有詞有筆，不蔓不枝，佳構也」；

「平空突起，大有黃河之水天上來之勢」；「通暢無疵」；「字句清順」……一類

批語，就可以敷衍過去了。即或遇見太不像話的卷子，那麼，多抹兩條杠子，加上「潦草塞責」，「文字欠通」……一類的批語，也可以交代過去了。像這樣改文，好的不見得會更好，壞的卻准保越來越壞，我當然不能率由舊章的自欺欺人，因此改作文便成了我的最苦工作！記得我那時每改一篇文章，除去注意字句是否通順，段落是否分明，還得看思想是否清晰，結構是否謹嚴，修辭是否雅潔等等，有時幾乎得全體下掛，和自己另作差不多。大部分光陰都費在這種味同嚼蠟的工作上面去，頭一批剛剛清理出去，第二批跟着又堆積起來。難怪周予同說：「無論什麼樣的人，只要連續作過五年中學國文教員，沒有不變成時代落伍者的！」話雖這樣說，我在改文上雖然花了這麼多的力量，可是所收的效果並不是十分理想的。因為當真善於改文的，得有脫胎換骨的工夫，點石成金的技倆，化臭腐爲神奇的手段。我的改筆終嫌更易多於遷就，主觀勝過客觀，對於作者還不能循循善誘，使他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層層的逐漸達到自由抒情申意的清

通境界。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當年的經驗是不夠的。

#### 四

時光過得真快，從現在推溯到我開始教國文那年，一恍兒換了二十多個寒暑了。我在民國三十一年的今天還來談二十年前的國文教學經驗，豈不惹「明日黃花」的譏諷嗎？其實，古人嘗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切過去的事情，無論成功失敗，都可以供現在或未來的借鑑。我的國文教學經驗，無疑是失敗的，可是，失敗縱然失敗，它的時代價值仍然不能磨滅。因為由大學中國文學系出身而教國文的，那時候正在開荒時代，正當新陳代謝的樞紐，所以，我和我的同輩都不能算是沒有開創的功績。至於選材教法上的許多缺點，也可以給後來的人留下不少的教訓。假如我自己，或者指導後輩，再到中學裏去教國文，至少應該抱着下面的幾個態度：

(一) 選材須適合學生的需要，卑之勿甚高論。

(二) 教法須深入淺出，注重啓發，不可好高騖遠，一味灌輸；

(三) 改文須多遷就，少更易，多客觀，少主觀。

這是我從過去生活片影中所得到的一點兒經驗，願意寫出來和研究中學國文教學法的人們商量商量。

三十一年六月六日

國文月刊第二十期

## 從文藝晚會說起

三十三年五月八日的晚間，從下午七點鐘起，在西南聯合大學大閱覽室前的草坪上，舉行了一個連續五小時，聽衆過兩千人的文藝晚會。廣闊的草地免除了牆壁的間隔，皎潔的月光照澈了人間的黑暗，新鮮的空氣洗滌掉滯息的污濁，比較擁擠在一間東倒西歪的破屋裏——局促，慄悶，絲毫沒有迴旋餘地——實在自由舒服得多了。從始到終，會一直在肅靜，寧謐，熱烈，渴望的氛圍裏進行着。

席地而坐的盤得腳麻，環場而立的站得腿酸，可是壓根兒沒聽見一針點兒不耐煩的反應，或無意識的浮囂。這真讓我們這班中年以往的人深切地覺着青年人的可愛。他們在一種誠摯無私的領導之下，得到一種情志上饜足，自然會無邪地打通了一切隔閡，純潔自由地朝着共同目標去走。只要把握住這一點，當真可以引發出他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勁兒來。金錢的牢籠，政治

的約束，也許趕不上這種力量來得更大。假如行不通，那麼，負領導責任的人就得痛澈反省不要輕率地把罪過加在青年的頭上去。這一點是那晚上使我最受感動的，我很盼望文藝作家把那晚的博大，光明，自由三種象徵，擴而充之，用他們的筆打破人類間所有的阻隔，黑暗和偏窄。至於一般愛好文藝的熱烈情緒，在我看，倒還在其次。

然而這種情緒却也不可輕視的。合起聯大文學院的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兩系和師範學院的國文、英語兩系來計算，真正志願研究文學的統共也不過三百多人，那晚派出將近十倍的聽衆究竟從那裏來的呢？據說有由工學院趕來的，有理法兩學院自動參加的，還有附近兩個大學和兩個中學的學生，也都成羣打夥來蹠蹠聽講，這真應了我從前說過的幾句話了：

「文化的演變都是慢慢兒地，一點兒一點兒地在那裏變，絕不會抽冷子一下兒從舊的變成新的。可是，改變的泉源既然湧出來以後，不管它潛伏多少

年，總有一天會成了很大的潮流，一瀉千里地一個勁兒冲下來，越碰見大石頭擋着它，越可以激盪成很美麗的浪花，要是有意去堵塞它，就會叫它蓄積成更大的力量，有一天衝破堤防奔放出來，越發沒法兒收拾！」

自從新文藝誕生，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年了。中間雖然經過安福系的衛道，學衡派的崇文，甲寅的掙扎，依舊阻遏不住「今日的底他牠嗎呢罷咧之文變」。由於一般青年普遍愛好文藝的傾向，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儘管有人違反中山先生遺教硬主張三民主義文學應該用文言寫，無論如何也摧毀不了這個新生的嫩芽！

至於那晚上十個人「會串式」的講演，雖然應有盡有地包括了新舊文體的辯爭、散文、戲劇、詩歌、小說等各種作品的收穫，西洋文學的影響，以及對於文學「遺產」的態度等題目，老實說，每個題目在短促的二十分鐘裏絕不會發揮盡致的。就是充其量來發揮也不過把短短二十五年的舊歷史加一種檢討罷了。我一向不主張謳歌過去而不瞻望將來的。過去的儘管光榮，畢竟已經過去了，如果老

盤旋在這一點上，還怎能希望進步？照我看，新文藝的前途倒不在乎標榜什麼主義，卻在今日的作家覺悟到以往的缺陷所在，認真去彌補這種缺陷，並且注意到未來的創造。

三年前，我同陳寅恪先生在翠湖散步，偶爾談到中國文學系不容易辦的問題。他說「現在中國文學的新舊雜糅，青黃不接，恰好像現在的思想和政治一樣。從前模擬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和李白、杜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可是許多新作品又墮入了西洋文學家的窠臼，真正創作，實在不容易。在這舊信念已失，新標準未立以前，當然還上不了軌道。」陳先生的意見自然是有感而發的，若就以往的收穫來看，有許多過得去的作品雖然不見得有意去模擬西洋文學，但在形式和內容兩方面，除去一兩位不懂外國文的作家，都不免受了『歐化』的影響。

而且現在文壇上許多知名之士，就我所能數出來的像馮至、卞之琳、萬家寶、老舍、謝冰心、馮文炳、何容、張駿祥、李廣田……哪一位不是學西洋文學出

身的？因此我遇到有志創作的學生，便誠懇地告訴他們——先得把外國文念好了再說！這並不是鼓勵人們去模擬抄襲，因爲要想增加欣賞批評的新觀點，熟練創作的新技巧，都離不開這條康莊大道。除非生來是天才，有幾個能夠靠着時人選集和翻譯作品就成了有名的文學家？如果再扯得遠一點，我對於將來大學的文學院課程還想提出一個「中西合流，文語分系」的口號來！就是說，中國文學系和外國文學系，應該混同中西，合而爲一；另外把中國文學系裏的語言文字組和外國文學系裏的語言學課程合併起來改組成語言文字學系。因爲國文不通而專念西洋文學，結果和不懂西洋文學，墨守着中國文學「遺產」而高談建設新文藝的人們同樣沒有前途。至於現代中國的語言文字學應該打破國界和印歐系的比較語言學互相發明，那更不待言了。

五四前後關於文學的中心理論，簡單說來只有兩個：一個是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

後一個理論是文學內容的革新。綜括起來就是寫實主義和爲人生的藝術。稍後一點的創造社又樹立起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旗幟：他們「要追求文學的全，要實現文學的美」，想把文學當作「精神生活的糧食」，叫人們「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這兩種雖然各有他們的立場，然而我個人卻覺得文藝是離不開生活的。當前的大時代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愛好文藝的人們不必紛紛渡過太平洋，卻應該把握住當下前方後方的一切現象，設身處地去體驗各色人等的實際生活，再把他們深刻地描寫下來，盡情暴露出來。抗戰雖然經過七個年頭兒了，試問有幾部和時代配合的偉大作品？能夠垂諸不朽？要想不放過這個時代，那麼，作家的下鄉或入伍是很必要的，圈在後方將被炸掉的象牙塔裏描寫抗戰，那和從前坐在上海租界洋房裏的沙發上談普羅文學同樣滑稽可笑！所以我要提出的第二個口號是：「文藝離不開生活，要想把握住當前的大時代，有遠大抱負的作家應該踴躍地下鄉或入伍！」

對於所謂文學「遺產」我卻不把它完全當垃圾看待，也不想裏應外合地把它一概拉雜摧燒之；我只想根據歷史的眼光，進化的觀念把它如實地認清，公平地估價，壞的固然不必故意隱諱，好的也不必存心濱斥。一個有過幾千年歷史的民族和國家無論如何是不會，也不該「全盤西化」的。所以我要提出第三個口號是：「要拿歷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中國文學的價值，還它一個在當時當地應有的地位！」

總之，五四的老調不必再三重彈了。我對於新文藝的前途仍然想到從前那兩句老話：

「我們不必誇耀過去的光榮，應該努力將來的創造！」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雲南日報星期論文

## 誤讀字的分析

從朋友或後輩們的嘴裏，時常聽到一些念錯了音的字。追述錯誤的原因，也頗不簡單：有的是從小受了教書先生的影響，一直改不過來；有的是懶得查字典，自己想念什麼就念什麼；有的是聽見有人這麼念，自己拿不定主意，就以訛傳訛跟着錯下去。本來從學問的大體上講，偶爾念錯了幾個字算不了什麼了不得的毛病，值不得吹毛求疵的去指摘。況且犯這種錯誤的如果是個略懂小學的人，還可以從音轉條理，文字通假上去找解釋來替自己辯護。可是從教育的眼光看，特別是現在作國文教員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似乎不可過分的大意，免得展轉傳訛，將錯就錯，鬧得字無正音，信口亂念！

這種錯誤的來源，雖說不很簡單，可是仔細分析起來也出不了幾種型式。我常就平時所聽到的一些實例，略加歸納，總括成下面的六項。凡所舉例，都是親

耳聽到過的，絕無杜撰。這裏邊有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中等學校的教員，也有了名的作家，學者，或教授，並不以「引車賣漿」者爲限。信手拈來，聊以湊趣，無非含一點兒「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微意，毫沒有諷刺或鍼砭的存心。閒話少說，舉例如左：

(一) 類推致誤例——也可以叫做念半邊字的錯誤 照諧聲字的原則來講，凡是同從一聲的字，就是有同一音符的字，本來應該同音或音近。可是因爲古今音變的結果，假如我們不是有意的模擬古讀，廢棄了流行的念法，那就不能完全根據這個原則去類推。例如：

悔、弼力切，很也，戾也。有人把它念作「復」因而「剛悔自用」就變成「剛復自用」。

茜、倉甸切，音倩，染絳茜草也。常聽見有人搖頭晃腦，酸氣衝天的背紅樓夢裏寶玉祭晴雯文：「西(原作茜)紗窗外，我本無緣；黃土壠中，卿何薄命！」

又常見電影廣告上有「凱弗蘭茜斯」(Kay Francis)的譯名，那無疑也是把「茜」字念成「西」的，因為芳草和美人相連，所以就在這個美豔明星的譯名上多加個草字頭兒。

晒、式忍切，音矧，笑也。有人把「敬祈晒納」念作「敬祈西納。」  
俑、尹竦切，音勇，從葬木偶也。有人把「始作俑者」念作「始作誦者」。

竣、七倫切，音逡，止也，事畢也。大多數人都念成「俊」，但也有人把「完竣」念成「完梭」。

吼、呼后切，獸鳴也。有一位怕太太的人把「獅予吼」念成「獅子吼」。

睞、筠輒切，光也。

恬、徒兼切，安也，靜也。有一位歷史教員把作後漢書的「范曄」念成「范

華」把秦時的大將「蒙恬」念成「蒙括」於是學生大譁，丟掉了位置。

鵠、餘律切，音聿，知天將雨鳥也。有人把「鵠蚌相爭」念成「橘蚌相爭」。

櫛、阻瑟切，梳粧之總名，又理髮也。有人把「櫛風沐雨」念成「節風沐雨」。

蹠、良涉切，音獵，逾越也。有人把「蹠等而進」念成「臘等而進」。

懺、楚鑑切，自陳悔也。「懺悔」不應讀作「籤悔」，「懺情」不可讀作「籤情」，尤不可讀作「殲情」。

筠、于倫切，音雲，竹之青皮也。常有人把它念作「均」，因演原野裏的老

太婆出名的「樊筠」女士，並不叫「樊均」。

檉、丑貞切，音賴，河柳也。中央大學的外語系講師「葉檉」先生並不叫「葉聖」，因為師長同學們都交口的希望他作「聖」人，他自己也不敢否認

了。

郴、丑林切，音琛，今湖南縣名，在衡陽縣南三百三十里，有人把秦少游的「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的「郴」字誤抄作「彬」。

崞、古博切，音郭，今山西縣名，在代縣西南六十里。常有人把它念作「淳」。又有一位現在在北平偽北京大學國文系作副教授的音韻學家把它念作「享」。閻錫山在太原公園的一個亭子裏把山西人必識的字列出幾百個來，這個字便是其中之一。

此外像「餓莩」（殍）念成「餓孚」，「別墅」念成「別野」，「擅長」念成「壇長」，「經幢」念成「經童」，「杜撰」念成「杜選」，「向隅」念成「向偶」，「覲面」念成「讀面」，「魑魅」念成「離妹」，「鋤刀」念成「則刀」，「殘酷」念成「殘告」之類，尤其時常聽見。姑舉一斑，他可隅反。

(二)形近而訛例——也可以叫做魯魚亥豕式的錯誤。這種錯誤往往由於觀

察不精確而起。呂氏春秋察傳篇：「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己亥涉河也。」又抱朴子遐覽篇：「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這是校勘學上很流行的故事。其實在校勘古籍的時候，我們固然常常可以遇見類似的例子，就是平常同人談話或聽人念書的當兒也往往發見這種粗心的毛病。例如：

「柂願從公」。  
柂、虛驕切，音囂，虛也。「柂願從公」竟會有人念做「柂願從公」，或

「鬼鬼祟祟」。雖逐切，音邃，神禍也。有不少的人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

柂、而銳切，音芮。類篇說：「削木耑所以入鑿」謂之柂。宋玉九辯「圓柂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常常聽見許多喜歡掉文的人把「圓柂·方

幹、烏括切，音烷，轉也。很多人把「斡旋」念成「斡旋」。

第、阻史切，音姊，牀版也。有人把「牀第」念成「牀第」。

匕、筆倚切，音比，匕首短劍也。有人把「圖窮而匕首見」念成「圖窮叱首見」。

棘、基億切，音亟。「棘手」謂荆棘多刺，拔之傷手，以喻事之難處理者。有好多人把「棘手」念成「辣手」。

刺、七賜切，讀如次，以尖銳物直入他物爲刺；刺、羅達切，音辣，戾也。前一個從束，後一個從束，一般人總不大分得清楚。所以「乖刺」和「刺謬」往往念成「乖次」和「次謬」。

囚、似由切，音遁，拘繫也，又罪人也。有人把把「囚犯」念成「困犯」。

厄、字亦作厔，於革切，音隘，災也，隘也。有人把「因厄」念成「因危」。

」。

疫、營隻切，音役，民皆疾也。有人把「瘟疫」念成「瘟沒」。

此外還有人把「覬覦」念成「凱覦」，「苦衷」念成「苦哀」，「不共戴天」念成「不共載天」，「不遺餘力」念成「不遺餘力」，諸如此類，歷數難終。小的時候，聽見過一個笑話，據說有一個識字不多的人，看了水滸之後，告訴別人說：「我看了一部小說叫木（水）許（滸），那上面有一個叫季（李）達（達）的，手使兩抱大爹（斧），有萬夫不當之男（勇）！」這一個笑話裏面，除去讀「滸」作「許」應歸入第一類以外？其餘的都算是魯魚亥豕式的錯誤。

(三)忽略圈聲例——也可以叫做讀破四聲的錯誤 因詞性或文法作用不同而聲調變異的，在中國語言史上並不能算是晚近的現象。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公羊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解詁云：「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所謂長言短言或卽調類舒促

的不同。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自有去取，去取謂之好惡。（原註：上呼號反，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尙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爲一論物體，一論人情，殊不通矣。」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也說：「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謂之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當體卽云名譽（音預）論情則曰毀譽（音餘）；及夫自敗（薄邁反）敗他（補邁反）之殊，自壞（呼怪反）壞撒（音怪）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別，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余承師說，皆辯析之。比人言者，多爲一例：如而靡異，邪（不定之詞）也（助句之詞）弗殊，莫辯復（扶又反，重也）復（音服，反也，）寧論過（古禾反，經過）過（古臥反，超過）。……如此之儻，恐非爲得。」就這幾段話看來，我們應該承認圈聲的辦法由來已久。不過顧亭林和錢竹汀兩人卻覺得一字兩讀起於葛洪，而江左學士轉相增益。漢魏以前無此分別。姑無論我對於這個因文法作用而變讀聲調

的問題另外還有見解，即使照顧錢之說認爲起於葛洪，那從現在推上去也算夠古的了。本文的目的既在矯正通行的讀音，所以還應該承認這個分別。然而一般人犯這種毛病比前兩項更多，我們似乎要寬恕一點，不可過分的苛責。現在就眼前常見的，除去顏陸已經舉過的「好」「惡」「譽」「復」「過」以外，再提出幾個例子來。墨漏的毛病，恐怕不能避免，希望讀者能夠隨時留意，觸類旁通，以補本文的不足：

風、方戎切，音楓，平聲，名詞；方鳳切，音諷，去聲，動詞。例如「春風風人」，「風、風也」，上風字應念平聲，下風字應念去聲。

雨、王矩切，音羽，上聲，名詞；王遇切，音芋，去聲，動詞。韻會云：「風雨之雨上聲，雨下之雨去聲。」例如「夏雨雨人」「雨雪其雱」，「雨我公田」，第一句上字念上聲，下字念去聲，二三兩句裏的「雨」字都應念去聲。

衣、於希切，音依，平聲，名詞；於既切，去聲，動詞，如「解衣衣我」，「衣十升之布」，「身衣弋綺」，第一句上念平聲，下念去聲。二三兩句裏的「衣」字都念去聲。

食、乘力切，音蝕，入聲，祥吏切，音寺，去聲，因意義和文法作用而異其聲調，如「推食食我」，上入聲，下去聲；「君子以飲食晏樂」，「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與以耳食無異」，「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日有食之」，這些例子裏的「食」字都應念入聲；「有酒食先生饌」，「食居人之左」，「飲之食之」，這些例子裏的「食」字都應念去聲。

飲、於錦切，上聲，咽水也，亦歎也；於禁切，音蔭，去聲，以飲食之也，在文法上屬「予格」。如「飲酒食肉處於內」，「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這兩句中的「飲」字應念上聲，「飲之酒而使告司馬」，「飲鄉人酒」，這兩句裏的「飲」字應念去聲。

妻、七稽切，音妻，平聲，名詞；七計切，音砌，去聲，動詞。如「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這兩句裏的「妻」應念平聲，「以其子妻之」一句裏的「妻」應念去聲。

將、卽良切，音漿，平聲，訓「有漸之詞」，或「抑然之詞」，又且也，助也，送也，行也，進也；卽諒切，音醬，去聲，將帥也，又將之也。如「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將安將樂」，「補過將美」，「百兩將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日就月將」各句中的「將」字都應念平聲；「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上「將」字念平聲，下「將」字念去聲；「將卑師衆曰師」，「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各句裏的「將」字都應念去聲。

相、息良切，音襄，平聲，省視也，交相也；息亮切，去聲，視也，助也。如「二氣感應以相與」，「相怨一方」，「相觀而善之謂摩」，「相率而爲

僞者也」，各句裏的「相」字都應念平聲；「相與輔相之」，上「相」字念平聲，下「相」字念去聲；「相時而動」，「相鼠有皮」，「相在爾室」，「相其宜而爲之種」，「輔相天地之宜」，「相成王爲左右」，「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各句裏的「相」字都應念去聲。

度、徒故切，音渡，去聲，名詞；徒落切，音鐸，入聲，動詞。如「同律度量衡」，「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以制度」，「豁達大度」，「皇覽揆予於初度」各句裏的「度」字都應念去聲；「周爰咨度」，「咨親而詢，咨禮爲度」，「心能制義爲度」，「他人有懷，予忖度之」，「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之宜，水陸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各句裏的「度」字都應念入聲。

量、力讓切，音亮，去聲，度量，器量也，名詞；呂張切，音良，平聲，丈量，商量也，動詞。如「頤度量而天下大服」，「魏文帝察其有局量」，「月以爲量」，「惟酒無量不及亂」，各句裏的「量」字都應念去聲；「棄衡石而

意量」，「車載斗量」，「度德量力」，「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各句裏的「量」字都應念平聲。

乘、食陵切，音塍，平聲，動詞；實證切，音剩，去聲，名詞或數詞。如「時乘六龍以御天」，「服牛乘馬」，「不如乘勢」，「亟其乘屋」，「乘人不義陵也」，各句裏的「乘」字應念平聲；「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千乘之國」，「弦高以乘章先牛十二犒師」，「乘壺酒」，「發乘矢」，各句裏的「乘」字都念去聲。

此外像「行為」和「因為」，「中間」和「中聽」，「應該」和「答應」，「調查」和「調查」，「要求」和「需要」，「君王」和「先入關者王之」，「收藏」和「西藏」各有平去的不同；「多少」和「老少」，「數一數」和「數目」各有上去的不同，而「頻數」的「數」又讀入聲；「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鮮」讀平聲，而「巧言令色鮮矣仁」的「鮮」讀去聲；若把這項材料充分蒐集起來，加

以整理，可以作成一篇很有用的論文，這裏不過略發其凡罷了。

(四)異義混讀例 有些字因為意義不同而分作兩讀的，應該各照它的意義來念，不可混爲一讀。例如：

樂、五角切，音岳，五聲八音之總名；盧各切，音洛，喜樂也；又魚教切，論語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常有人把「音樂」念成「音洛」。率、所律切，音蟀，領也，將也，遵也，循也；所類切，音帥，與帥禮同，又劣戍切，音律，約數也。常有人把「速率」念成「速帥」。

乾、渠焉切，音虔，易經乾卦；又古寒切，音干，燥也。乾侯地名，言其水常竭也，不念「虔侯」。

賈、公戶切，音古，說文：「賣市也，一曰坐賣售也。」行曰商處曰賈；又古訝切，與價同，又舉下切，音假，姓也。屠岸賈不念「屠岸假」，「商賈」不念商假。

景、居影切，音警，光也，境也；又於丙切，音影，物之陰影也。「攝景」不念「攝警」。

丁、當經切，音玎，十干名；中莖切，音玎，伐木聲相應也。所以「伐木丁丁」的「丁」和「甲乙丙丁」的「丁」不同音。

會、黃外切，音繪，合也；又古外切，音僧，大計也。「會計」和「會稽」的「會」都不應該念「繪」。

行、戶庚切，人之步趨也；又寒岡切，音杭，列也。「出色當行」，「五人爲行」，「行家」「行輩」都應該念作「杭」。

這雖然是很普通的例子，卻往往聽到不少刺耳的讀音，所以我們也不可以不隨時的注意。

(五) 專名音訛例 專名的讀音有時根據相沿的念法，有時依照譯名的對音，稍微不小心，便有念錯了的危險。例如：

酈食其 颜師古漢書註曰：「食音異，其音基。」

金日磾 颜師古漢書註曰：「磾音丁奚反。」

冒頓 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姚令威云：「僕閼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

闕氏 颜師古曰：「闕音於連反，氏音支。」

大月氏 颜師古曰：「氏音支。」

龜茲 颜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

可汗 讀如客寒。

万俟 本鮮卑部落名，後以爲姓，音墨其，又音木其。

這些相沿的念法都不是「如字」讀的。常常聽見有人把「金日磾」念成「金日磾」或「金日殫」，把「万俟高」念成「萬似萬」，那就錯得太離奇了！從前聽見過一個笑話：有一個秀才去逛廟聽見和尚把「南無」念成「囊謨」，便質問他道：

「明明寫的是『南無』，你爲什麼念作『曩謨』？」和尚答道：「這就像你們儒家的書裏把『於戲』念成『嗚乎』一樣！」兩人爭持不決，各不相下。後來和尚說：「好了！好了！你念『於戲』的時候，我就念『南無』，等你『嗚呼』的時候，我再念『曩謨』罷！」這也可以作因「如字」而誤讀的一個例子。

(六) 方音轉變例 在一個方言裏的系統音變，嚴格說起來本不能和誤讀字一律看待，然而爲求國語統一的實現，有時候也有相當矯正的必要。例如，在昆明市上往往看見有人把「冰糖蓮子」寫作「冰糟蓮子」或「冰耘蓮子」；把「五香花生」寫作「五香花松」，把「鬼門關」寫作「鬼門光」。又常聽見「吃魚」像是「吃胰」，「落雨」像是「落蟻」。這也如同北方把「膽量」寫成「胆量」，廣州把「餛飩」叫做「雲吞」一樣，在方言本身上並不能算是錯誤，在統一國語或矯正讀音上卻有相當的窒礙。所以在本文裏我也附帶的提一下。

又聽見說，一個大學生不認得「拙」字和「綠」字，那我倒感覺有點兒爲難，不知把他們歸入上面那一項裏好。若是湊個趣兒的話，我們可以管前一個例叫「藏拙」，後一個例叫做「色盲」！

總結上面的實例，我們最後應該談到怎樣矯正讀音錯誤的問題。這自然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了的，無論如何總得經過相當的訓練和學養才能減少這種毛病。爲一時權宜之計，我且試着提出幾條原則來：

- (1) 不可照偏旁讀音；
- (2) 觀察字形宜精確；
- (3) 別懶得查字典；
- (4) 注意每個字在句中的地位，和作用；
- (5) 應知道簡便的反切方法；
- (6) 應認清自己方言中的幾個特點。

這些話說時容易做時難，在這裏姑且給有心人提一提醒兒，等有空兒的時候，咱們再慢慢兒的商量。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初稿，七月十五日重訂，昆明。

——東方雜誌第三十七卷第十八號

## 國語運動的新方向

國語運動胚胎於三百年前，孕育於清季，而孳衍於民初，到了現在，已經約定俗成，變爲政府功令所許可，人民所公認的一種教育政策了。

當明末清初之際，方以智，劉獻廷一班人受了耶穌會教士利瑪竇金尼閣的影響，頗想創造一種拼音文字來輔助國字的讀音。後來龔定菴也打算搜羅中國十八省方言和滿洲高麗蒙古喀爾喀等語纂爲今方言一書，他說：「音有自南而北而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倪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聽也。旁舉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這就是早期的國語統一論。自甲午戰役（一八九四）以後，國人受外患的激蕩而想減輕國字的繁難以促進教育者，更加熱烈。計自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到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參加這種運動而創造

標音簡字的前後不下四十餘人，真所謂：「個個想做倉頡，人人自算怯盧」，其中尤以盧憲章勞乃宣王照等最為努力。由這種運動遞演的結果便成功了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公布的那一套國語注音符號。有了這套工具，對於集中全國意志，融和少數宗族，以及推行義務教育減少文盲等項工作上都表現了相當的成績。近幾年來，雖然因為更迫切的要政太多，遏抑了它的積極進展，然而，這種經過功令提倡，教育部設有機關的運動，無論如何是合法的。我們不能因為一個提倡注音符號的小學校長被免職而抹煞了這種運動已往的成績和將來的需要。

伴着統一國語的聲浪而起的還有語體文運動。當民國七八年的當兒，為建設中國的新文藝也有人喊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那樣口號來。經過將近三十年的奮勉，它也欣欣向榮地漸漸吐露燦爛的光芒。同時，對於語法研究也從以前「拉丁文法漢證」式的方法。轉而注意到這個語言本身的結構，這都算是比較進步的現象。

我們現在平心靜氣地檢討過去幾十年國語運動的成績，只能舉出製定注音符號，議訂標準國音，草創語法規模，提倡語體文藝幾項。可是這幾項就夠了麼？就盡了國語運動的能事了麼？假如有一個有心人仔細一味尋現代所謂作家的文藝，或反省一下我們的日常說話，會不會感覺詞彙的貧乏，表現思想的工具的枯窘呢？若然，則今後的國語運動應該特別注意一個方向——怎樣豐富國語的詞彙？

照語言學來講，詞彙是指着一種語言所屬的一切語詞說，研究它的科學叫做「語源學」。從事這種研究的人應該探索每個語詞的意義的價值，指出他們從什麼來的，什麼時候和怎樣形成的，並且經過了什麼變遷。在同一語言社會裏，因爲教育，職業，和各種環境的殊異，各人所使用的詞彙數量也有很大的出入。馬克斯穆勒曾經根據一個鄉村傳教師的統計說，一個不識字的英國鄉下人的詞彙沒有超過三百字的。可是反對他的人說，沙士比亞的詞彙有的說是一萬五千字，有的說是二萬四千字；米爾敦所用的大約七萬到八萬字；荷馬的史詩大約有九萬

字；舊約有五千六百四十二字，新約有四千八百字。這兩種統計的所以不同，因爲一個拿實際的語言作標準，一個拿文學的語言作標準。

國語文學的歷史到現在還不過三十多年，這種改革的動機既然在廓清陳腐的文言，所以嘴裏念的國語和筆下寫出來的國語文並沒有很大的歧異，然而他們所用的詞彙卻是同樣貧乏的。在時興的文藝作品裏，除去那些歐化的語調和舶來的詞頭，它的基本詞彙不見得比街頭小販的口語豐富到哪裏。五四時代首先提倡新文學的人就說：「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功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若要造國語，必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誠然不錯，無如三十年來寫的人和說的人都限定在某幾個圈子裏，所寫的既然超不出這幾個圈子裏常用的口頭語，所說的也不外乎這些作品裏的習見詞，蹊蹠之水，輾轉挹注，泉源不暢，如何能望其豐富？其實，在這幾個圈子以外的另幾個圈子，本來各有一套活潑新鮮的詞

頭，可以吸入語彙，可以採入文學，只可惜文學家置之不理，語言學家漠不關心，恰好像一個窮人艱窘得單靠手頭幾文錢來勉強支持，却不曉得發掘祖遺的豐富窖藏以療貧困一樣！

要想療濟這種貧乏，首先得使語言學家和文學家取得聯絡。近十五年來國內研究語言的人雖然作過幾次方言調查，但所注意的都在音韻系統很少注意到詞彙。因此一班文藝作者即使想運用新詞也苦於無所取材；即使想從生活裏體驗語言也苦於見聞有限。所以我提議此後從事國語運動的人們應該着手幾件事：

第一、須深入各行業或社會的裏面分頭調查他們的慣用語並編成分類詞彙。

凡是曾經學過外國語的大概總該知道他們各行業間都有一套豐富的詞彙，比如說，打獵的有打獵的慣用語，開鑛的有開鑛的慣用語，汽船司機的行話和海上水手的不同，青年學生的打諢竟使一班老頭子瞠目……可是這些都是活鮮鮮的詞頭，並不是備而不用的死語。中國的各行業裏何嘗沒有這一類的詞彙呢？只是聽

他們在各行業間自生自滅，而不能陶鎔成國語的一部分，一方面委棄寶藏，一方面感覺貧乏，夠多麼不經濟？倘能開始搜集，一定可以有大量的收穫。

第二、須容納方言裏的通用詞。方言和國語的分別只在它流行區域的廣狹。然而有許多方言詞特具的意義不是一般國語所能有的，到某個適當的地方，必須用這個語詞才能把思想或感情傳達的恰到好處，那就得想法子使它普遍化，慢慢變成一個國語的新詞。這類的詞容納得多了，方言和國語的界限自然而然地可以溝通，對於國語統一上也可以得到一種助力。

第三、採用未死亡的文言詞。文言和口語之間本來沒有嚴格的分野。只看它是否在現代語言裏有生命。我們既然承襲了幾千年的文學遺產，要想劃然分開那些是文，那些是語，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檢討宋人的話本語錄，元明人的戲曲小說，以及從清朝到現在的白話作品裏，到底用了些什麼字眼，然後寫成卡片，統計他們的發見次數。只要是六百年民間流行的詞頭，到現在仍然家喻戶